

中华创世神话专家谈

我们有责任来重述古代神话

■黄德海



黄德海先生系《中华创世神话文学脚本》作者之一 袁婧摄

神话蕴含的内容并非固化不变，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

“神话的‘意蕴’并不是神话创作者一劳永逸地给予的本源意义与历史常量，而是神话研究之中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形式的蕴育过程。”因而，对古代神话的损益，其实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的责任。如何损益，也就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。

或许可以再强调一遍，神话蕴含的东西，并不是神话创作出来之后就屹立不动了，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。比如《西游记》的形成过程，开始是比较简单的故事，讲玄奘取经经历种种艰难，后来经过不断重写，不断增补，不断添加，文本越来越复杂，包括现在耳熟能详的孙悟空和猪八戒，都是后来陆续逐渐添加的，最后到明代中叶写定成现在的本子。而等到这书确定下来，我们仿佛觉得那些鲜活的形象，是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有的。

在形象的创造问题上，我们现在面临着艰巨的任务，比如对较为年轻的一代来说，他们心目中的鲜明形象是海贼王，是火影忍者，是变形金刚，是绿巨人，是蜘蛛侠、蝙蝠侠，他们玩的公仔，心心念念的牵挂，几乎都在这里。我们传统的形象，除了不断被重修的孙悟空，偶尔振作一下的葫芦娃等，从数量和质量上，几乎很难跟以上所述形成竞争关系。正是因此，在现在的形势下，我们必须对传统神话进行适当的损益，从而成为适应现时代的形象，重新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造型，流淌进更多人的血液。

我们来看盘古的例子。“天地浑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在其中。万八千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盘古在其中，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。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，如此万八千岁。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，故天去地九万里。”鸡子就是鸡蛋，但对现代人来说，鸡蛋需要受精，否则孵化不出小鸡，那混

沌怎么受精，盘古是什么孕育的，这里就需要“益”，加一点什么进去，适应现时代的基本常识。我们在《中华创世神话文学脚本》中的处理是这样的：“起初，天地混沌一片，完全的黑暗笼罩在周围，无边的黑暗虚空里置放着一枚巨大的玄色鸡子。一股元气名曰盘古，在混沌里无声无息，仿佛种子萌芽前的酝酿，一点也不受惊扰，只默默地吸收着，静静地长养着。”加进一个元气，就仿佛在土壤里加了种子，再长出什么来，现代人可能不会觉得太过不可相信了。

还有下面两段，其一：“首生盘古，垂死化身。气成风云，声为雷霆，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，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，血液为江河，筋脉为地里，肌肉为田土，发为星辰，皮肤为草木，齿骨为金石，精髓为珠玉，汗流为雨泽，身之诸虫，因风所感，化为黎𧈧。”其二：“盘古之君，龙首蛇身，嘘为风雨，吹为雷电，开目为昼，闭目为夜。死后骨节为山林，体为江海，血为淮渚，毛发为草木。”盘古跟自然万物的关系，前面一段是死后化身，后面则生时就造成了一部分，且变化出的形象不能一一对应。这里，就需要“损”，我们最终选择了盘古垂死化身的说法，并加说明：“盘古的垂死化身，就这样一点点变成了世间的样子，每一件世间的事物，都分有了盘古体内的那股元气，也如同盘古在天地之间那样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，开始经历自己的生老病死。”

盘古的故事结束，下面接着是女娲，作为一个完整的重述来说，总不能女娲跟盘古一点联系也没有，只是另起一篇，这里便需要“益”。我们是这么处理此处衔接的：“又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，盘古钻入地下的精气吸收了田地精华，渐渐长大成形，从地下一鼓一鼓地冒出头来，先是头顶，再是脑袋，随后是五官，一颗巨大的人头冒出了地面。”在我们看来，前面增加的“元气”，已经在此上的一段重复了一次，这里又较为自然地成为“精气”，并在此后的章节里不时交替出现，算是巩固了“元气”在神话以及这次写作

中的位置。

仔细看起来，女娲做的事要比盘古多很多，造了人，补了天，还给了人类婚姻制度等，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那些事，她参与过很多，当然矛盾之处也就比较多。拿婚姻来说，有不同的说法，一：“女娲祷祠神，祈而为女媒，因置昏(婚)姻。”二：“昔宇宙初开之时，止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，而天下未有人民。议以为夫妇，又自羞耻。兄与其妹上昆仑，而烟悉合；若不，使烟散’。于是烟头悉合，其妹来就。”如果是兄妹成婚，就不可能给人类婚姻；如果给人类婚姻，就用不着兄妹成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取一弃一，后来就从文明传承的角度，选择了给予婚姻。

怎么说是文明传承的角度？因为盘古的故事还比较简单，没有特别多的事，只是作为最重要的开头出现在这里了，女娲的故事就越看越多，越看越复杂。在女娲神话的记载系统里，造人、补天、文明初创……各种各样的文明几乎都要从这里发生，可能人们对这样文明初创阶段的想象，需要这样一个人来负荷，女娲就是一个合适的人。这就是我们最终选择女娲给予婚姻，而不选兄妹成婚的原因，因为婚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——虽然随着民间传统的加入，兄妹成婚的讲述并不少。

这样加加减减的事情，我们做了不少。比如天梯建木的故事，我们还引进了西方传说中圆球人的神话，让它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神话系统，扩大传统神话的精神容量。尤其是在僭越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情形下，我们还加进了提醒人谨慎的内容——随着沿建木登天的人越来越多，人看到了天廷的美景，听闻了诸神的传说，一面充满羡慕，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天神，一面却“近之则不逊”，觉得天神也不过如此，于是就慢慢变得傲慢无礼，不免引来了后来惩罚式的“绝地天通”——后世的所有重述甚至(大胆而节制的)改写，都可以看成古代神话自身的变形记，却也在更深入的意义上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。新的意味和形式，就在这过程中加入了进去，那些看起来渺远的神话，也就因此始终保持着不息的活力。

神话损益的标准，就是从经典学习而来的精神

凭什么损？凭什么益？怎么确认我们加进去的不是很愚蠢的想法？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自以为是？设想什么东西可加，什么东西可减的时候，用什么原则来确认？

我们采用的标准是，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神话和非神话

经典之中而不显突兀。本质上，神话已用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力，拒绝了颛顼的改造和无知的添加，它要求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维持自己的基本样貌。就像大人给小朋友讲故事，比如拿着一个绘本，在有些地方，我们会不自觉添加点什么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，神话从创制到后面不断重造的过程，恐怕也是这样，而损益的标准，就是从经典学习而来的东西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一边应对经典的挑战，一边在应对挑战的同时把经典完成得更加丰富。

比如女娲的故事，她好像一直在忙碌，那么，要把什么精神灌注到女娲身上，才让女娲合理地这么忙碌呢？在女娲给予了人类婚姻之后，孩子也就出生了，我们就加进了这么一段：“婴儿们越来越多，大地自身的出产很快便不敷使用。女娲把种子点进土里，土里就长出了能吃的植物。人们开垦出土地，学着女娲的样子在上面种植。就是从这时起，人开始了自己的繁衍，也开始了自己的劳作，一代，两代，三代……人类的种子在大地上绵延开去。”然后，我们试着把这个意思放进经典，这不正是“无逸”的精神吗？不要逸豫，要好好劳作，这是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一直强调的传统，也是我们民族最值得珍视的精神之一。另外，这个意思放进西方经典中，仍然是成立的，赫希俄德的《劳作与时日》，说的就是人是在劳作里过自己的日子，劳作是人的基本经历。

后面关于伏羲创制八卦的故事，其实已经是很靠近历史的事了，因此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，就加入了灵感的问题。在盘古女娲这个系统里，灵感还没显得这么重要，因为那是神。而后来那些最伟大的人，已经需要灵感。灵感怎么来的？灵感不是等来的，仍然是从劳作中来的。“伏羲感应到了人们内心的期盼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察自身，远体万物，觉得有什么力量默默地流到他身上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，他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什么将要被创造出来，却怎么也把握不住。他每天看着汤汤的流水，感受着万物的变动不居，却又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变的东西蕴涵其中，他就快要接近这个核心了。”这样，伏羲创制八卦，就不再是一个天外飞来的传说故事，而是有了较为坚实的思考和经历基础。

虽然谈的是神话，写的是神话故事，好像渺远无稽，但只要经过大家的精心思考，每一个故事都应该可以放回经典，最终回到人间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也就是古代神话参与到了我们的教化。这些教化是什么？是无逸，是不断劳作，是不要僭越，是不要无端骄傲，是各种各样对世人的善意……在时光的长河里，神话“无限次地被重复，从一个叙事到另一个叙事，接着从一次阅读到另一次阅读”，与此同时，它也早就站在了打破世界静默的时刻，用“语言编织自身的道路”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“现在、未来和从前的事”。